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虞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
毛曰駮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

以國尚威容軍馱音伏趨迅而已傳玄乘輿馬賦曰用

題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使中丞昭君辭曰臨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筇冰原嘶代賦顏庾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蹇毛萇實有瞻光吐圖疇德

日蹇壯貌蹇與蹇同並綺矯切

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

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稷光出河龍馬

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壽昔也

以語崇其靈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

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

侯以時入貢祕寶為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廐周禮曰王府掌

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乃有

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潘安仁

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皇曰假皇服

天方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握也服

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馬馳驟周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尔雅龍養兼年

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禮曰小人無兼年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檝也呂氏春秋

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司少盡其力有側上仁韓

馬彪曰棧若樛非施之濕地也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日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甬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我未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

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武義粵其肅陳文教

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泰階之平

可升興王之軌可接秦晉已見上國語訪國美於舊史

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李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秋命晉序

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孤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也后唐雁錄赤文侯曰后唐謂堯也雁錄已見東京賦

注漢道育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

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

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

水旁後馬詭習父之代上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

神異此馬云從水魏德林而澤馬效質魏志曰文帝黃

初中於上黨得澤馬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孫

弘贊曰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瑞典吐圖也

之以郊祀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

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精曜協從靈物咸

失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孝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

暨明命之初基聲先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

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有肆險以稟朔或

踰遠而納書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

賈蒼頡篇曰書賈財貨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物

也說文曰書賈會禮也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

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摠六服以

書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也如淳曰物滿也摠六服以

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

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蓋乘風之淑類實先

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景之洪胤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駟華駟之駮輪

先景之乘劉邵魏明帝誄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鈞陳

曰先皇嘉其誕受洪胤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鈞陳

伯坐養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帝也蕃錫已見

魏都徒觀其附筋樹骨垂稍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

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而長稍所交如張敞集曰蒼蠅

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

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中央旋毛為鏡權傾權也相

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相

之表也黃伯仁龍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若山超據

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

毛詩箋曰在旁曰駮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

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端也上林賦曰象

輿婉嬋於西清齒弄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

鈞陳已見上文齒弄延長聲價隆振數也風俗通曰張

伯坐養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帝也蕃錫已見

魏都徒觀其附筋樹骨垂稍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

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而長稍所交如張敞集曰蒼蠅

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

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騶馳逐騰踊覆踐簡

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見燕城賦有闕故曰門絳闕曰魏都賦曰魏

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典不惟帝

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飛輔軒以戒道環鼓騎

而清路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

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尋勅諸營皆

曰馬步齊則齊為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具

服金組兼飾舟艘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

丹腹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獲獸屬寶較星纏鑲章

霞布醜宴賦曰朱唯赫以霞布進迫遮烈却屬禁輦輅

謂之遮列漢書音義晉灼曰列古列字欬從擢以馮驚時

獲略而龍翥薛綺西京賦注曰欬忽也說文曰欬有所

驚鴻其泉賦曰迺獲略紋張景弭雄姿以奉引婉柔

心而待御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

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王于興言闡肆威稜王于興

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國又曰興言臨廣

出宿声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肆習也

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料武藝品

馬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

流灑周

以遊邀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流灑周

流灑周

流灑周

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場馳射肥影高鳴將

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分馳迴場角壯求埽南都賦曰

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躡捷也孔安

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

場馳射賦曰旛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輿許

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

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

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

三枚也雁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雁門欲開汗溝欲

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零濡也流跡回唐畜怒未

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類音海乾心降而

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乾心降而

洩回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

微怡都人仰而明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妍變之態

既畢凌遠之氣方屬凌遠已見西京賦鄭踠鑣纏之牽

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踠踠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

文曰圈卷畜閑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蹠足漢書天馬歌

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

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馬

巢南樹又圍基賦曰將使紫燕駢衡綠地衛轂尸子曰

良馬蹠足輕車結輪民治則馬有紫燕燕蘭池劉都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乘斯常

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

而綠地也纖驪接趾秀騏齊于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

文也音其觀王母於崑崙墟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

駝京媚切觀王母於崑崙墟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

林盜驪驪駟駟獻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

母樂之志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崑崙山上海經曰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鼓鍾之

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
 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
 軌躅帝夢游草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躅
 其步神行而已韓述穆正也然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盤于遊
 王不敢盤于遊也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肆於人上取
 在夏后之母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
 悔義方肆敢也左氏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
 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
 碯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
 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曰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
 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植淮南子
 注曰裝也駸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左尹子革曰周穆王欲
 束也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翁之
 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為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

獻名馬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
 駕鼓車也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跼衡韓子曰王子期為
 也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疑伏濤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
 疑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
 若鳩翩飛而跼於衡御者斃之以象馬佚不克止之躅
 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
 有鳥鳴輒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
 輒彎弓射洞肯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
 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故祇慎乎所常
 鳥跼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
 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條忽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
 之而已應劭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
 曰泛覆也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
 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廩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鸚鵡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
加弊帷收介質禮記孔子曰弊帷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
皇恩綽矣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

狐曰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駟駿充階街兮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致白

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稟靈月嗣祖雲螭兮春秋

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

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蚪之矩則郵璞造仙詩曰

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倜儻卓異也

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

小子脩姁以鞿羈兮王逸曰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

韁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

琳書曰驥駉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

門駉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

帝損乘車之副願終惠養蔭棠枝兮漢書疎廣曰此金

竭中黃之府老臣毛詩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

本支百世竟先朝露長委離兮言甚速也漢書李陵

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

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

柔與委古字通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

子者孝子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

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

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

舞鶴賦

鮑明遠

送論官起

雌相見日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
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
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
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
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
龜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

翻翰以香蘭而揚音逢壺崑閩仙山兩日域以迴鶻窮天步而

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曰或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

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

多一舉千里乃云既遠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真吭之織婉頓脩趾之洪嫫吳都賦

力王氏楚詞注曰姤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

霞閔鴻羽扇賦曰同繳素於凝霜江朝戲於芝田夕飲

乎瑤池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

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

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去帝鄉之岑寂歸

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歲崢嶸而愁

暮心惆悵而哀離物之高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於是

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

之月殺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

氣浸盛行離於箕者風易緯巖巖苦霧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日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蒲羣山海賦曰羣山既略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星

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有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

鴈之違漢漢已見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昭灼奕雜

詩曰一紀啖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啖鶴聲也八

如流光賦曰欲聞華亭鶴啖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

節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翼則善飛

尚書曰鳥獸踏踏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飛騰或推折驚身蓬

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離網別赴合

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合而相依將與中止若往而歸

颯杳矜顧遷延遲暮颯杳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

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翻後塵翽翽先路言飛之疾塵起

在路之先楚詞指會規翔臨收短步會四會日之道岐岐

曰吾導夫先路能者遺妍貌無得趣奔機逗徒

節角矇代力分形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矇視也長揚

緩鴛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衆變繁姿

參差游在密傳玄乘輿馬賦曰繁姿煙交霧凝若無毛質

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愈淨故難悉也既

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忽星離

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能俱止也韓子曰

持自整持也神女賦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

曰順薄怒而自持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取蔡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九劍

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

雙正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巾舞也相傳云

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

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九劍之揮霍

陽阿之能擬白璧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

阿已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見上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少女王與

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父

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

石為擲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

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於萬里鵠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鶴

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浸長風須臾萬里遊

志上

幽通賦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

云覲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項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

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

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氏中

葉之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

文初生弃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風

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颯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颯聲曹大家曰颯颯也南

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桀揚

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

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

上京曹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

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

之初班况女為婕妤好父子並在長安巨滔天而泯夏兮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考違敗以行謠 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
 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
 且謠尚書曰象恭滔天行謠言夏思也
仁之所廬 然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非
 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
 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
 為美懿前列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曹大家曰懿美也
 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
 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
 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
咨孤蒙之眇眇兮
將圯皮絕而罔階 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
 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
 之迹無借路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項岱曰
 以自成也 殉營也

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悻悻亦恨也 靖潛處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
以求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
 居忽復 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應劭曰拾更
 大遠 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
 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巨業切 魂晃晃
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
 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
夢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髮髯 項岱曰覲見也張晏
 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
 之中有人髮髯欲來也
勿墜 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 勿墜 韋昭曰音
 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 味又音忽 昕寤而仰思兮
心矇矇猶未察 曹大家曰昕晨旦明也言已旦黃神
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 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古夢
 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

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曾臆為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日乘高而還神兮

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為高懸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

福履綏綏之此是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

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既訊爾以吉

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蓋

孟晉以迨羣芳辰倏忽其不再蓋何不也曹大家曰孟

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承靈訓其虛

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

其虛其徐周易曰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

初九盤桓利居貞

家曰鮮少也晦止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

一百二十年少者云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

時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

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上聖迨而後拔兮豈群黎

之所禦曹大家曰迨觸也禦上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

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昔

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迨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

衛叔之御音訝也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公羊博曰叔武讓

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毅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

侯使還管變弧欲斃離兮離作后而成已離謂相公也

國也鄰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變化故而相詭

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雍造怨而

先賞子子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

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

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

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

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

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

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

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漢王栗取子道音所也吉号

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

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好為

愈悲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薨上憐

養太后令母

叛迴允其若兹号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

也迴邪也允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允淮南子

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

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

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

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

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亦變化

不可測鴟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舉而

外凋兮張脩裸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暴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

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聿中穌為庶幾

兮顏與冉又不得牛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

早天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令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

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

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敗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安愴愴而

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愴愴而

不飽肥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滔滔亂貌能避也

身於世之禍也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

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

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

曰臨之矣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應劭曰

遂命覆醢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形氣發於根抵帝兮柯葉彙而零茂韋昭

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

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

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應劭曰諸子

逢灾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

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

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

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黎

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

淳耀于高辛兮羊氏疆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

孫故楚疆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相公曰夫黎

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

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

羊楚姓贏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贏秦

汜涯也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

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

地人鬼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

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

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東鄰虜而殲佞兮王

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東鄰虜而殲佞兮王

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及也仁謂三仁

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右稷所經緯也

戎女烈而喪孝公伯祖歸於龍虎
曹大家曰戎女也烈酷也

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實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謂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發還師以成命也重耳行而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

發還師以成命也重耳也

重耳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耳也

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相公妻之

公子安之姜與之**震鱗**鱗也**于夏庭**也**函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虫之長聚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云而祭在瀆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發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似幽王廢申而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巽羽化于宣宮也**彌五辟而**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

道脩長而世短也**負真默而不周**曹大家曰負遠邈也

長遠人世促短當時真默不能見徵應之所至也劉德曰真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誼子侯乃窮宙而達幽
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誼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為媯巢姜於孺筮者曰是葬祀于
 契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
 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
 也又曰懋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子
 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官曹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官曹
興敗於下夢于魚魯衛各謚於銘謚也毛詩曰牧人乃夢
 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立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
 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
 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
 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
 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
 得石擲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

又矣**妣聆呱而効何石芳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妣叔
 子字林曰呱子帝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
 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
 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
 羊舌氏本或為芻項岱曰舉罪曰芻漢書曰周亞夫為
 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
 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
 五日歐血而死毛**道混成而自然**術同原而分流
 曹萇詩傳曰鞫告也**道混成而自然**術同原而分流
 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
 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
 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
 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
 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道法自然也
 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先心以定命考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
 故為徵兆於前也雖然**幹流遷其不濟**考故遭罹而羸
 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縮項岱曰斡轉也遷徙也贏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禍相三樂同於一體子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

子盈書賢而覆厭厭惡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氏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厭之惡洞參差其紛錯兮斯

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

兆之周賈盪而貞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莊

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僻莊周曰

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抗爽言以矯情兮

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情耳

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

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守孔約而

不貳兮乃輔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輔輕也言聖

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各異俱至於仁也

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

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

同源

收歸守正

精論

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牒也繭古與切牒什遲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願養也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維深山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觀夫網之絃覆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夫網之絃覆芝實斐謚而相訓曹大家曰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

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棊忱謚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

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實祚于異代底致也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云故立春秋制素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王授當與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

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養流睇而

獲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獲抱樹號矣流或

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

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

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曹大家曰非精誠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

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

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枝感子曰道之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

以持身也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

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應劭曰真正也諠忘也易曰天

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

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偕老聘之壽當訴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宋號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復心弘

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道惟聖賢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

心乎孔子曰人能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

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

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

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舍生

取誼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也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於物皓

爾太素曷淪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淪變也言

流俗是為白尔天質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

何有淪亦之之色也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